

幸福人生講座（第二梯次） 蔡禮旭老師主講 （第十一集）
2005/7/27 台灣中壢善果林 檔名：52-13
6-0011

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早上我們提到當我們的心真誠，真心能感，境界所感。在我考上師資班以後，在那一年也跟許多同學在教育方面常常交流。教了兩年的書，也感受到我們的學生不只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屆不如一屆。諸位朋友，當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我們應該怎麼做？已經看到了，不看到不管還說的過去，都已經發現這個情況，那我們不了解如何挽救、如何把這個情況改善，那為人師之責就沒有盡到。

一屆不如一屆的情況不是我教書的時候才發現，記得我在念國中那時，我國三，還有國二、國一的學弟學妹，非常明顯，國中生很多年輕氣盛，而國三的同學雖然他們年輕氣盛，但是要跟人較量都還有個道義存在，不會無緣無故看人不順眼就欺負，都還有個理智、道理要遵循。國三尚有這樣為人的態度，到了國二漸漸沒有了，國一的學弟幾乎是蠻不講理。我在那時候就覺得怎麼一屆跟一屆之間有這麼大的差別！諸位朋友，你會不會意外？一年跟一年之間所產生的物質誘惑速度確實很快。隨著誘惑的增加，人心的墮落也是非常快速。已經看到學生如此，我們豈可袖手旁觀？但是「力微休重負」，自己力量很微小，也不能扛太重的東西，到時候把自己都壓死了。

我們了解到自己能力太差，而要解決人心的墮落唯有靠教育，就像《禮記·學記》開篇最重要的一句話，「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諸位朋友，我們現在冷靜想想，所有家庭的狀況、所有社會的亂象、天下世界的衝突，哪個方法能夠根本解決？政治能不能解決

？武力能不能解決？經濟？都不能解決，唯有教育才能解決，而這個教育是要真正能教導人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德行的人，而不是教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只要教出來的人是真正有德行，我們也堅信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提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當這個德風吹過去，所有的草自然就彎下腰來，臣服了，感動了，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就好像我們早上特別強調，在人的理智當中，最根本的一個態度，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這份信心當然也有深淺之分，昨天我們提到一個六歲、一個四歲的孩子懂得給老婆婆讓座，感動了整個車廂裡面的人群，都起而效法，這也證明人都有慚愧心，人都有善念。而在一年多來的課程實驗當中，我們走遍了大江南北，走過非常多的國度，每一場課程辦下來效果都很好，上到第四天、第五天，幾百個人群在聽課的時候都是專心致志。我們上課的老師看到每位聽者那麼專注、渴望、好學的態度，都深怕自己的學問不好，對不起他們的恭敬。

在溫州講課，有個朋友跟我們說到，他說我本來每天都抽好幾支煙，來這裡上課五天，一根煙也沒有抽，他說在這種氣氛，好像煙癮都不見了。然後他也感受到居然有那麼多人聽課五天都不抽煙。他又說到，他說我在聽課的時候，連不好的念頭起來，自己都覺得有點尷尬，不好意思。我在上海講課，有個朋友跟我年紀差不多，他聽了三天的課，很激動，一定要跟我見面。後來我跟他見了面，他一開始就告訴我，他說：蔡老師，你說的那些道理，我是知道、悟到、做到、得到，我是真正用人生去體證。因為這位朋友在聽課的時候表情很特別，他是雙眼直視，目不轉睛，然後嘴巴開開的，聽得都已經入定了，我們每個上課的老師都已經觀察到他上課的表情。

他告訴我，他說：蔡老師，你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是真的。他的父親非常的善良，從事於電訊的工作，刮風下雨只有要人需要，他的父親還是會去幫忙，整個鄉鎮裡面的人對他父親非常的尊重。而他十幾歲就開始做生意，他說他十九歲就拿了一支大哥大。是真的很大的那種大哥大，你們有沒有拿過？一個像酒瓶一樣，很重。你看，十多年前他就拿著那個大哥大，而且還在中國大陸，那也是很有錢的人。他說他回到鄉裡面每個人都稱讚他：真會賺錢，真了不起！這樣稱讚對不對？諸位朋友，稱讚要順著什麼稱讚？性德。這樣的稱讚把一個年輕人毀了，讓他不可一世。

他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任何非法的事他可以用錢把它砸下去，把邪的變成正的。因為賺了錢，染上很多的惡習，吃喝嫖賭都來了。跟人起衝突，拿著刀要去砍人，氣沖沖當中，突然走到一半遇到他父親的朋友，他父親的朋友馬上衝過來按著他的手，要把他拉回去，怕他出事，說這麼好的人的孩子，假如犯下什麼滔天大罪，人生就毀了。他父親的朋友硬把他拉回來，才化掉有可能發生的衝突。諸位朋友，當你看到一個年輕人血氣方剛，氣沖沖的，你敢不敢去勸他？他一不小心：你別管！那可能會出事。他父親的德行庇蔭了他。警察要來抓他，鄰里鄉黨跑來跟他講你趕快跑，好好改過，先走再說。他犯了很多的過錯，都能夠因為很多長輩的協助讓他不會一錯再錯。

因為在商場上賺了錢，後來染上毒癮，染上毒癮就很麻煩。他在戒毒的過程把他的財富散盡了。唯一有一股力量支持著他把毒戒掉，就是對母親的那份愧疚感，母親養我這麼大，都還沒機會孝順她，就讓她時時刻刻都在為我掛心。有這一份孝，讓他慢慢走出人生的泥沼。他為什麼去上課？因為他的姐姐在廬江聽過課，我們廬江辦完就到上海去辦，他的姐姐打了一通電話給他，她說：弟弟，

不管你這幾天能賺多少錢，你聽姐姐一句話，統統放下，來上課。他真的就把工作放下，要來了。他的太太罵他，你怎麼有錢不賺？他說到，我長這麼大，我姐姐都是跟我好好商量，從來沒有這麼堅定、命令過我，所以一定是我姐姐為我好，她才會這麼講話。由於這份對姐姐的恭敬，他來上海聽了課。

聽完課以後，他對我講，他說：蔡老師，你不要再跟這群人講課了，這群人都是好人，我那群狐群狗黨才需要聽課，把這些壞人變成好人更重要！他講的也有道理。但是我就告訴他，我說這群人我來講沒有用，我又沒有吸過毒，是不是？你在台上講半天，「哎呀，你不懂！」假如是你來現身說法，那一定可以讓他們很感動。我說你好好把事業經營穩定，到時候來，我們一起學習，以後那群人你去講。你這樣給他鼓舞，他會有什麼？使命感。其實在道上混的人都很講義氣，不然他混不下去。這位朋友，我後來到溫州講課，他特別把他太太帶去聽課，連他媽媽也帶去了。到了隔天他跟我說，他說昨天他們全家聚餐，媽媽在，太太、姐姐都在，他說好久沒有這種家庭的氣氛，好久沒有家人一起學習、一起成長的樂趣。我們一年多走下來，非常堅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由於有這樣的信心，我們只怕自己的學問、道德不足，不怕人不感動、不受教，所謂「德未修，感未至」，自己的德行未修而已。

由於自己二十多年來學習比較荒廢，對於聖賢的經教了解有限，我就把兩年教職的生涯結束，到澳洲淨宗學院去學習。當我要去的時候，學院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說我們只接受一開始來參加佛學講座到最後結束，不接受半途進來的。我想我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學生帶畢業（六年級）才能去，不然隨緣好了。我就先在山下淨宗學院訂了一個位子，有一個床位，想先在山下學習就好。等我要出發到澳洲去的時候，澳洲來了電話，有位台灣的朋友，他剛好

去參加這屆講座，他告訴我，他說我親自去拜託總幹事，說你一定要讓這個人進來，他很有心學習。他這麼苦口婆心，總幹事答應了，就讓我去了。

我去的時候起了一個念頭，我的中國文化底子太差，能否讓我可以向一個中國文化底子很厚的老師學習，而我的悟性不足，能否再安排一個長者善知識，能在我的生活當中給我點滴指導，我就起了這兩個念頭。因為我在學習聖賢的過程是以師長的經教為主，但是身旁並沒有善知識指導。而很多的朋友跟我一起學習，常常還會問我問題，我在回答他們問題的時候都覺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很怕講錯，愈講心愈虛，所以還是要好好學習才行。

當我進到澳洲淨宗學院，楊淑芬老師就坐在台前講課，我都不用去找，老師就坐在前面給我們學習，另外盧叔叔剛好坐我旁邊，所以我這一念心，統統都圓滿了。而那一屆淨宗學院的課程只有兩個人意外進入，哪兩個人？就是我跟盧叔叔。諸位朋友，真心能掃除所有的障礙，真心能促成很多所謂不可能的因緣，不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真心不夠。我本來去學習中國文化，還想順便可以練練講經講課，但是去了以後，不練講經，就聽課，我就這樣聽了三個月。後來剛好師長吩咐了一件事，說西方現在有非常多的研究報告顯示人是有輪迴的。這個理論為什麼是西方資料很多？因為輪迴因果的真相在中國人的心中，在儒道釋三教的教誨之中，是已經認同了，沒有很刻意要去用科學的方法來印證；但西方這幾十年來很多的醫師證明，從他的病患的病情都是來自於心理作用，而這個心理作用不單是這一生的心理作用，很多是過去生的心理障礙。

有個朋友從小就覺得全身痠痛，成年以後這個情況沒好，常常去檢查半天也沒病，後來催眠之後回到他的前世，他的前世是被一群人活活打死。諸位朋友，前世被活活打死，最強烈的印象是什麼

？這裡也痛，那裡也痛。這個意念帶到這一世。當醫生告訴他這是你前世的遭遇，你應該放下，不要再掛心了，他看到這個事實，他心念一轉，病怎麼樣？病就好了。萬法由心。因為人假如了解有未來世，他就懂得積德修善，不會妄作罪業。

師長一片心，希望透過西方這些資料能增加大家對因果道理的深信，就安排一些聽課的同學來準備，很多都是原文資料。安排好了上課的人，雖然我的英文不算太差，但是絕對排不上，叫我去翻譯也不可能，不夠能力，就有很多的朋友上台講課。雖然沒有機會上台，我們也很隨緣，反正好好學習，「君子居易以俟命」。突然有一天有位同學他拿了一份資料丟到我的面前，他說你最適合上去講，然後他就走了，我連跟他說不的機會都沒有。我翻了一下，還有很多英文要翻。當天下午回去第一個動作就是拉肚子，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很會緊張。很多朋友說蔡老師，你現在講課都看不出來緊張，怎麼辦到的？我都會笑著對他說，你就先講三百場就對了。因為我到海口去，楊老師對我講，你什麼都不要想，先講三百場再說。我每天在那裡數饅頭，一顆、兩顆。很多事情都是經驗的積累，沒有捷徑。

而我最常跟老師交換心得的一個部分就是今天我們上台講課為什麼會緊張？得失心，怕講不好面子掛不住。假如你放下得失心，上來把自己有體會的、有做到的，真心誠意分享給大家，供養給大家，那有什麼好緊張的？用這份就像對自己的父母、對自己的親人講話一樣，心念一轉，境界會轉。境界來了要接招，人生會常常有變化球，不是你所能預測的。這時候才看出我們的定力夠不夠，假如繼續拉肚子於事無補，繼續緊張也沒用，趕快阿彌陀佛，這時候佛號伏不伏的住就看得出來了，不用等臨終，現在就先練練功夫，開始伏住，要理智，繼續情緒用事沒用。

穩住以後開始找人幫忙，找了一位加拿大來的同修幫我翻譯。所以一個人廣結善緣很重要，等情況來了你才有後援可助。這位同學對我也很好，幫我翻譯了一些寶貴的資料，我就開始準備。講課前兩天，我是前六天拿到這個稿子，講課前兩天有一個小座，十多個要上台的同學一起先聽我講一遍，講完以後他們把我講課的缺點都指出來，在那個當下，所有人指出你的缺點，你只想給他深深一鞠躬，不然自己的能力太差了，每個人的建議都是寶貴的經驗。這疊資料我還帶到北京放著，常常把它有機會就拿起來翻一翻，一來提醒自己，二來不忘人的人生過程有多少人給你的幫助，你的能力才能不斷提升，讓我們時時不忘走過來的路有多少的恩德要放在心上。

除了這十來個朋友給我建議以外，還有一位墨爾本的長者他還過來告訴我，說我常常聽經，很多人常犯的問題，有第一點什麼、第二點什麼，他還私底下給我幫忙。記得那次我坐在很高的講座上講了一堂課，下來以後，這些給我建議的好朋友都跑過來跟我說，我們給你建議的問題，你這次講課大大減少了。當我們抱持著一份感恩的心，他人的雅言、建言，很快就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產生力量。受教重要！

那天講課講了十來分鐘，楊淑芬老師剛好走進來，楊老師在澳洲幾個月當中從來沒有一次下午來淨宗學院，都沒有，因為楊老師要準備課程，每天下午都在看《四庫薈要》，沒有到學院來的。剛好那天走進來，巧不巧？很巧吧？為什麼楊老師來了？因為那幾天剛好澳洲躬逢百年旱災，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因為很多的植物是有油脂的，久旱不雨，太陽直射之下森林燒起來，燒起來之後煙霧瀰漫，楊老師要上山，繞了好幾條路都上不了，都擋住了，所以就開車回來，說不然回學院坐一下。一回來走進教室，剛好我在講課

，楊老師進來以後聽我講課聽到結束。楊老師那時候就說到，她在聽我講課的時候心裡想這個年輕人講的還不錯，這個年輕人不可以放過。之後楊老師對我很關心。

我在澳洲學習完，就想進一步親近台中幾位儒學的老師，像徐醒民老師、周家麟老師。楊老師聽我說要去親近這些長者，很高興，剛好楊老師又住台中，所以她就說你住我們家就好了。我在楊老師家七個月，真正是白吃什麼？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要相信真理。在跟楊老師相處這七個月，雖然交談的話語不多，但從楊老師每天生活得非常緊湊，都在為正法的弘傳而努力，我看在眼裡很感動，這些長者的風範，時時都在我的心中鞭策我。

台中這段因緣結束以後，我回家考試，考試的過程，怎麼考都可以考進複試，都可以考進決賽，但是就是不上榜，都是備取的多。考得實在是，我的爸爸陪我去看榜，看到最後我都叫他別去了；我對他很抱歉，每次都有希望，每次都很失望。我心裡想想，這二三年來也是盡心盡力在學習、在教書，又沒做什麼虧心事，怎麼求個老師求不到？應該還有安排才對。所以沒考上我一點也不氣餒，反而是因為考試期間，該做的事沒做，一考完試我馬上載著一些法寶到各個學會去發放。

後來楊老師從澳洲回來了，我上台中去向老師問好，楊老師見我第一句話就說，她說你還沒考試我就知道你考不上。因為我還沒考試以前楊老師在老和尚的面前拍著胸脯說，我有一個姪子馬上可以跟我到海口推展中國文化，假如我考上了這個支票就跳票了。所以楊老師的念力很厲害，但是這個念力不是為自己，是為正法弘傳。真的很奇妙，記得我在考高雄縣的時候，這二三年來考試我都是國文考得最好，那天考國文考得很不順利，我媽媽在家裡幫我念佛，我那天考完試以後回去，她說你是不是第一節課考得特別不順？

我說對，她說我第一節課幫你念佛念得心神很雜亂。母子連心，我已經試過太多次了。

記得那天出了一個考題，是李白的詩詞，「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我在寫這題的時候非常的鬱悶，怎麼想都想不起來，因為這句話我曾經跟楊老師在他們家門口散步，我們兩個還討論這句話的意義、意境，上了補習班我又複習了一次，怎麼可能這條寫不出來？在那裡掙扎了半天還是沒寫出來，因為假如那題寫出來，我就考上了。之後我就到海口去，到了海口我非常明白我為什麼考不上，因為我求的是弘揚中國文化，我又沒有求考上一個老師，是不是？對！到了海口，我們也是盡心盡力把每天的工作做好，也沒有想很多，因為自有安排，不要太複雜。當我們盡了本分，當我們能力不斷提升，自然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我們去做。

剛好有一天我交代中心裡面一位年輕人，他才十七、八歲，我說我在外面工作，比較沒有時間聽師長講課，（老和尚講《華嚴經》），我說你今天好好聽，聽到什麼重要的教誨你再告訴我。當我中午回來吃飯，我就邊吃問他，今天八點到十點你聽課，老和尚有什麼重要的教誨？這個年輕人想了一下，他說沒什麼重要的教誨，不過老和尚講了一句話他聽了覺得怪怪的，他說老和尚提到，我都已經七十八歲了，都快八十歲的人，我還在世界各地奔波，飛來飛去，你們哪位年輕人願意幫我擔一點辛勞，我老人家給他磕頭。孩子無法體會老人家利益世界的存心，當他這段話講完，我們做為弟子的非常的羞愧，讓師長講出這番話來，枉費師長幾十年這麼全心全意栽培我們。在那個當下我就起了一個念頭，要盡力去承擔師長的辛勞。

這件事情過了之後沒有多久深圳就來電話了，希望我能過去講經典。跨出海口到深圳是去年的三月十五號，在深圳講課四個月以

後，我開始在中國大陸各地巡迴講課。我們這一念心發出來了，我也開始坐著飛機飛來飛去，在中國大江南北走了半年以後，開始在世界各地講課。確實，真心是能感，境界是所感，我們不要把世間的事想得太複雜。當現在我們深刻了解社會風氣的轉化刻不容緩，我們會重新定位到我要把父子關係處好、把我的兒子教好，讓所有的人感受到用聖賢教誨的孩子真的不一樣，讓大家興起對於聖賢教誨的信心，我們夫妻的相處能夠融洽，能夠相敬如賓，能夠夫妻同心，讓所有接觸我們的親友都心生羨慕，起而請教、效法，那我們在生活、家庭當中就在弘揚聖教。只要你有這份利益世界的心，必然能呈現這樣的效果。

師長在我到澳洲去的這段時間給我一個很重要的教誨，在這個時代當中，每個人都應該有放眼世界的存心。我們常常在書本上看到世界是一個村落，地球村，現在坐著飛機，在一天之內可以飛到地球那一端，最遠的角落都能到；古代要到另外一個國度，要從魯國到齊國，二十四小時能不能到？到不了。科技的發達，資訊的便利，讓地球已經變成一個村落，村落之中的人民息息相關，假如這個村落某一個地方人心亂了，起了很大的衝突，將可能危害整個地球的安危，我們應該要把聖賢的思想向全世界弘揚，我們有責任維繫世界的和平。

而七〇年代，英國湯恩比教授也說到，「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兩種學說，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而這兩個學說現在都在哪裡？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展起來，我們中國人有責任、有義務要把這璀璨的文化、教誨告知全世界；假如你沒有這麼便利的工具還另當別論，現在都能辦到了。而我們要再重新思考，孔孟學說經典也是很浩瀚，第一步要從哪裡跨出來？從《弟子規》。要蓋大樓首先要將地基打好。我們都找到第一步了，更重要的是勇敢跨

出去。諸位朋友，不要小看這第一步，所有的樓層都離不開這個基礎所在。

當我們有這份心量，有這份存心，這份思想波就能傳遞出去，這份善念就不斷的在轉全地球人的惡念，我們的一念都將攸關世界的興衰。學貴立志。早上黑板上也寫著昨天的志向，要扮演好每個角色。立志當中還要加一個，「好的地球公民」，再加一個「好的炎黃子孫」。《三字經》裡面提到「光於前，裕於後」，要能承先啟後，這是一個身為炎黃子孫的職責。假如幾千年的文化到我們手上斷掉了，那我們對不起歷代的祖先，我們也對不起往後世世代代的子孫，那我們將成為千古罪人。

記得三月十五號我到了深圳，三月十六號我去參觀一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有三皇五帝的牌位，而它的每面牆有歷代祖宗姓氏的牌位，它是萬姓宗祠；不止是百姓宗祠，中國的姓氏有兩萬多個姓氏。當我走進這個圖書館，內心有很深的感慨，幾千年來多少的祖宗、多少的聖賢，念念繫著往後的子子孫孫，把他們最寶貴的智慧無私的奉獻出來，當他們看到近代幾十年的子孫這樣糟蹋文化，這樣批判聖賢，他們不知掉了多少眼淚。受人點滴要湧泉相報，而我們這代的子孫不只沒有報恩，還曲解、還遺棄老祖宗的教誨。一個人最大的折福是忘恩負義。中國人的家庭在這幾十年當中愈來愈亂，因為我們忘恩負義，教出來的下一代當然也有可能是忘恩負義。

我對著每面牆深深的行三跪九叩禮，每面牆我都恭恭敬敬的行禮、懺悔，我對著這些老祖宗說到，我救駕來遲，我這麼晚才醒過來，往後希望祖宗們能庇蔭我們後代全心全意護持文化弘揚的人，讓他們更有勇氣、更有決心。確實中國的祖宗積了厚福，因為存心善良，我們這一年多來做得非常順利，確實祖宗有靈，祖宗有德。當人立志了，將有無窮的動力，我們很多位老師，他們的進步速度

相當的快。在前年的十一月份我第一次辦教師課程，來了將近二十位老師，二十個人不多，一開始不要去攀求，隨緣就好，而這二十個人當中，現在已經有十幾個人在講課。而第一節課我記得我們在立志當中寫了一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太平是結果，要種對的因，要繼往聖之絕學，人才有正確的思想觀念，這個因要種，才有那個果。我與諸位老師定位往後人生要「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志也立了，定位也定了，這些老師現在都是負責各地的課程，他們私底下跟我說，他說老師，第一次看到「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想哪有可能！雖然他們沒有馬上相信自己能做到，但是他們有一個特質，老實，反正老師怎麼教他就怎麼做。好，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邊，謝謝大家。